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〇六回 危崖勒馬虛度清宵 寶鏡孤鸞枉辜良夜

且說章秋谷同著金小寶上了馬車，秋谷把絲韁一帶，從老洋房彈子房那一面大寬轉兜過來，馬車路過老洋房門外，只見老洋房門口站著一個淡妝素服的麗人，頭上打著一條油松大辮，發光可鑒，膏沐照人。身上一身本色單羅衫褲，胸前簪著一朵紅花；下面的褲管高高吊起，露出一雙尖尖瘦瘦的金蓮，穿著一雙大紅緞繡花弓鞋，真個是一擗凌波不盈三寸。那一身打扮好像是個髦兒戲班裡頭的人。見了章秋谷自己拉韁過去，便嫣然微笑，送了一個眼風。秋谷的馬車飛一般的過去，只覺得兩下的眼睛一錯，眼睛裡頭霍的電光一閃，秋谷的馬車早已過去了三五丈遠的地方。依著秋谷的心上，要想把馬車再兜轉老洋房門口，細細的認他一認，怎奈那匹馬四蹄飛動，就像星飛電卷的一般，一時勒他不住。更兼那邊的地方不大，馬車一時間轉不過身來。又有一個金小寶同在車上，似乎覺得不好意思，只得由著那匹馬的性兒望前跑去。心上卻分惆悵，不由得問著金小寶道：「方才老洋房門口站著的一個女子，好像也是個倌人，你認得這個人不認得？」金小寶聽了微微含笑，對著秋谷搖一搖頭。秋谷不知不覺的說出一句道：「可惜。」小寶含笑問道：「耐可惜啥物事呀？」秋谷道：「方才那個女子，模樣兒長得很不錯。可惜你又不認得他。」

金小寶斜著一雙俊眼笑問道：「耐格人阿，真真是蘇州人打話，叫聲化子吃死蟹……只只好。」秋谷聽了不覺也好笑起來。

兩個人一路說著話兒，不知不覺的馬車已經到了惠秀裡門口，秋谷扶著金小寶跨下車來。小寶要留秋谷進去坐一回兒，秋谷也無可不可的，跟著小寶進房，坐下談了一回。秋谷要走，小寶不肯放他道：「倪兩家頭難得碰頭，剛剛坐得一歇，啥喫要去哉呀？」

秋谷本來心上是狠愛小寶的，但是秋谷的性情，喜歡這個倌人，卻不是一定要和他落水，不過大家有些意思罷了。如今見了金小寶這樣苦留。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這會兒還要到別處去應酬一下，回來我到西安坊和東尚仁的時候，我們同去何如？」

金小寶道：「俚篤嘍請倪，同仔耐去，算啥樣式呀！」秋谷道：「那怕什麼。你和辛修甫、陳海秋認得也不是一天了，就算個闊席的客人何妨。」金小寶想了一想，方才應允。又叮囑秋谷道：「耐去仔要就來格嘍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便立起身來，走出門外，跳上馬車，趕到東薈芳黃菊英家，是一個什麼吳淞釣捐局委員姓鄭的朋友請他的。秋谷只略略的坐了一回，又到別處去應酬了一轉，惦記著小寶等他，便辭了主人，逕到小寶院中來。

只見小寶換了一身男妝衣服，穿著一件湖色單羅長衫，單紗一字襟半臂，胸前一個花球香風撲鼻，面上的脂粉一齊洗掉，梳了一條大辮，腳下也換了一雙夾紗襯金的小靴，越顯得水眼山眉，雪膚花貌。見了秋谷便笑道：「耐看倪改仔男妝阿好？」

秋谷自頭至腳細細打量了一番，口中贊道：「真個是巫山神女、姑射仙人，可惜我沒有這般福分。」小寶聽了，把秋谷打了一下道：「勿要瞎三話四哉，倪去罷。」

說著便移步下樓，同著秋谷坐上馬車，只轉一個彎，便到了西安坊門口。秋谷同著小寶一同進去。

辛修甫一眼見秋谷同了一個男子進來，沒有看得清楚，只道是秋谷同來的朋友。

立起身來一看，方才知道就是金小寶改的男妝。金小寶見了修甫，卻恭恭敬敬的打了一個拱。修甫大笑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今天小寶先生居然肯賞我的光，實在意想不到！」秋谷坐下來，便問局票寫了沒有。修甫道：「都寫好了，只等你一個人。」

秋谷拿過來看了一眼，見自家名下，仍舊是寫的陸麗娟和梁綠珠，便點一點頭，交給娘姨發出去。修甫見客已齊了，便叫起手巾，大家入席。依著辛修甫，要請金小寶坐首席，小寶不肯，和章秋谷並肩坐了。不一會，叫的局一個個陸續到來，別人都沒有什麼，只有陸麗娟見金小寶和秋谷並肩執手，密密切切的講話，心上有些醋意，低頭不語。梁綠珠和秋谷沒有落過相好，心上倒沒有什麼。這一席大家因為還要翻台到東尚仁去，便略略吃些，都不儘量。上過了頭四道，大家一哄的都到東尚仁范彩霞院中來，又鬧了一回，已經二點鐘了。陸麗娟走的時候，悄悄的問秋谷道：「耐晏歇點阿來？」秋谷沉吟道：「來的。」陸麗娟道：「格末倪來浪等耐，勿要綽爛污嘍！」秋谷點一點頭。

等著席散之後，秋谷同金小寶依舊雙雙回去。到了小寶院中，小寶見秋谷有些醉意，便自己開了一瓶荷蘭水給秋谷吃了，方才兩個人促膝深談。小寶便把自己本來不願嫁人的意思和這一番上了牛幼康圈套的原因，細細的和秋谷講了一遍，歎一口氣道：「上海格客人總歸靠勿住。就像貢大少末，故歇看看好像嘸啥，慢慢裡也勿知到底那哼。」說著不覺有些淒楚起來，眼角裡頭盈盈的含著一汪珠淚。秋谷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，看著小寶的樣兒似離似合，眉目含情，便握著小寶的手道：「我們兩個人……」說到這裡停了一停，又歎一口氣道：「只好做個朋友罷！」小寶聽了，眼波溶溶的看著秋谷，看了一回不覺也長歎一聲，低下頭去。秋谷見了這般模樣，覺得一個心七上八下的不妥當，好像要直跳出腔子外來。暗想：若是小寶一定不肯放我走時，我也只得應酬一遭的了。小寶挨了一會，抬起頭來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二少格閒話勿錯，倪也勿好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那下半句竟說不出來。秋谷咬一咬牙齒，硬著心腸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小寶也不開口，只點一點頭。

秋谷正要走時，小寶又道：「耐慢慢交走。」秋谷便立定了，等他說出什麼來。小寶停了一停道：「耐身上阿冷？」秋谷搖一搖頭，就走出房門。小寶也送出來。秋谷對他擺手，叫他進去。小寶不語，一直送上扶梯，走到門口，看著秋谷上了馬車，方才進去。

秋谷回到新馬路公館裡頭，差不多已經天亮。陳文仙還一個人坐著等他，見秋谷回來，便立起來打了一個呵欠，笑著說道：「我曉得你今天晚上一定回家，所以沒有睡覺。」秋谷見桌子上排著一本牙牌神數，又有一付牙牌放在桌上，便道：「你在這裡起牙牌數麼？」文仙笑道：「等了你半天，你不回來，一時氣悶，借著這個消遣，也不知靈與不靈。」秋谷道：「這些事情本來是騙小孩子的，那裡會靈？」文仙道：「你不要不信。世上鬼神的事情都是有的。」秋谷聽了，知道文仙婦女性質，迷信甚深，一時勸化不過來，便也只得由他。只問一句道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冷靜不冷靜？」文仙笑道：「你回來就不冷靜了。」秋谷道：「卻是對你不起。」

我在外面這樣的打茶圍、吃花酒，卻要累著你深更半夜守在這裡。其實我們如今是自己人，可以不必這個樣兒。」文仙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們是自己人，你又何必和我這般的客氣呢？」秋谷聽了，沒有話說，便也微微一笑，相攜就寢。一夜無話，不提。

過了一晚，章秋谷到九點鐘方才起來，便有許多朋友都來賀節。秋谷倒應酬了一回，免不得也坐著馬車到各處去走了一轉。猛然想起昨天答應陸麗娟到他院中去的，便吩咐馬夫一直放到久安里門口。秋谷下了車，逕到陸麗娟院中來。

陸麗娟見了秋谷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阿呀，章二少貴人勿踏賤地，那哼跑到仔倪搭小地方來哉？勿要踏錯仔門堂子哩！」說著便別過頭去。秋谷見麗娟脂粉不施，玉容寂寞，知道他為著昨天金小寶的事情不快，便搶步上去，拉著陸麗娟的手道：「昨天晚上對不起，累你空等一回。不知怎樣的，糊裡糊塗就忘了這件事兒。」

麗娟冷笑道：「本來倪自家勿好，倪搭實梗格小地方，陸裡請得動耐格位二少！」

秋谷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我和你陪個禮兒好不好？」說著就對著陸麗娟打了一拱。

陸麗娟別轉了頭，只當沒有看見的一般，口中說道：「勿敢當。倪也勸生著格付骨頭。」說罷，停了一停又道：「倪看耐昨日仔直頭有點渾濁淘哉！撥別人家迷昏仔，陸裡還記得到倪搭來！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疑心小寶和我有什麼相好。我和他兩個人都是乾乾淨淨的。那裡有什麼別的事情！況且小寶的相好客人姓真的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我也不肯做這樣的事兒。」陸麗娟聽了那裡肯信，冷笑道：「耐格號閒話只好去騙騙三歲小干子。耐去搭金小寶那哼那哼，勿關得倪啥事；倪也勿好來管仔耐，叫耐勿要做哩！不過，耐就搭倪講明白仔，也嘸啥希奇。啥事體定規要瞞牢仔倪，勿搭倪說；耐倒搭倪講講格個道理看。」秋谷看了陸麗娟嬌

嗔滿面，情不自禁，便婉婉曲曲的對他說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就是和金小寶落了相好，我也不必瞞你。

但是的沒有這件事兒。你只想我和你認得了差不多也有一年，那一件事兒是瞞過你的？你不信，只顧去問辛修甫、陳海秋他們一班人，究竟可有這件事情？」陸麗娟聽了，還有些似信不信的。秋谷又去安慰了他一番。

坐了一回，忽然又想起昨日在張園老洋房門口遇見的那個人來，想要想個法子去找他。盤算了一回，想著那一身打扮，一定是個髦兒戲班裡頭的人。只要今天再到張園去一趟，到樓上去看髦兒戲，一定找得著的。想罷，便對陸麗娟道：「我還有些事情，去一去就來。」陸麗娟道：「格末耐格雙台幾點鐘來吃呀？」秋谷想了一想道：「今天端午，朋友們的檯面很多，就晚上□點鐘罷。」陸麗娟聽了點一點頭。秋谷便回到自家公館裡頭，和陳文仙說了，要同他到張園去，文仙欣然答應。

略略的梳掠一回，換了衣服，同著秋谷直到張園來。正是：

看花載酒，□年杜牧之狂；對影聞聲，一枕西樓之夢。

未知章秋谷到了張園，如何去找尋那個女子，且看下回交代。